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与胡塞尔的现象学

张庆熊●著

Zhang Qingxiong Zhu





Zhang Qingxiong Zhu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
与胡塞尔的现象学

张庆熊 ● 著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1 号

责任编辑 胡小静

封面装帧 王晓阳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和胡塞尔的现象学

张庆熊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编 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1.25 插页 6 字数 218,000

1995 年 11 月第 1 版 199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8—02070—1/B·214

定价 24.00 元

总 序

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巨变的时代。虽仍困难重重，问题重重，但一个蓬勃向上的中国已经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希望使人激动与兴奋；困难又使人焦虑与迷惘。在这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迫切需要智慧的思想——哲学，这是历史对处于命运转折点的当代中国人提出的时代要求。

的确，社会上存在着一股崇尚实利的思潮，在此情势下，似乎没什么比谈论哲学更不合时宜了。但是，每一个伟大的文明背后，都有伟大的哲学存在。哲学是一切文化的核心，是民族精神生命的体现，是文明成熟的标志。它是文明人类对自身命运和全人类命运的思考，它指引人类理智地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趋向的目标。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没有哲学的民族更是注定不会有远大的前途。王国维讲，哲学是“人类一日存，此学即不能一日亡也”，正是指明了这一点。一个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中国，不能没有，也迫切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建设和文化建设；处于历史巨变中的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哲学家为之深思和前瞻；崛起的中华民族，应该再次给人类提供自己的智慧和思想。我们生活的时代，正由“国际化”向“全球化”发展，

我们不仅面临自己的特殊问题,而且也面临人类的共同问题。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看,人类文明正处于一个紧要关头。一方面,现代科技和经济制度第一次向人类展示了永久摆脱贫困的现实可能性;另一方面,人类在其精神生活和价值体系上从未像现在这么不定和迷惘。各种社会冲突乃至战乱不断向人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进入下一个一千年?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思想,需要智慧,一句话,需要哲学。不错,哲学从未像现在这么衰落,但哲学自我更新的契机也正在这似乎黯淡的现实状况中。“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的出现,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一般状况、一般条件和前景的困惑和疑问。今天,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历史时刻,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重大问题,迫切需要有新的思想去思考、探索、研究和总结。这种历史要求证明中国哲学已经具备自我更新的外部条件。然而,哲学本身的特性决定了不断创新是哲学的动力与生命。“哲学”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的原义是“爱智之学”。哲学追求的不是平庸空洞的抽象构造,或人云亦云的陈词滥调,而是启人心魂的智慧创造。这也是人们对哲学的最大期待。中国哲学的前途在于有原创性的思想。因此,我们期待,也努力促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和发展开拓新路的著作不断问世。

新的历史条件不仅要求哲学有新的思路,也要求它更加直面生活,直面世界及其问题。但这不等于说哲学不应该有自己的问题。历史上哲学的重大问题无不来自哲学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当哲学家将这些问题上升到理论和哲学层次时,就

更突出了它们的基本性和重要性。无论是历史条件还是哲学自身的发展,都要求哲学家,尤其是一流哲学家,将眼光放在那些重要而基本的问题上,放在有远大发展前景的理论与方法上,放在已成为人类宝贵精神资源的伟大思想上。

必须承认,与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相比,哲学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发展是相对落后的。这表现在像政治哲学、法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文化哲学和历史哲学等专门哲学门类在中国几乎还是空白。不要说专著,即使是专门的研究论文也不多见。就此而言,当代中国哲学离国际水准和规模还有不小的距离。逐步建立这些哲学分支学科不仅对于建设当代中国哲学,而且对于将中国哲学研究提高到国际水准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当代中国哲学丛书”希望能为此作出自己的贡献。

哲学探讨的是关于人类存在最一般和最基本的问题。因此,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与方法有相当高的普遍性,哲学思想的任何成果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哲学首先是哲学,然后才有传统、立场、学说、倾向和内容等等区别。无论是中西哲学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只要是哲学,就应有共同关心的基本问题,区别只在于这些问题的提出、理解和回答上。因此,沟通各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对于发展当代中国哲学来说就尤其显得重要。成熟的中国哲学,只能在融汇贯通了各种不同哲学传统精华的基础上产生。正如王国维早就指出的:“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当代中国哲学只有在与世界哲学积极对话交流中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这就要求中国哲学家同样能研究国际哲学界

总 序

关心的一般和前沿的哲学问题,并提出自己的独特见解。当代中国哲学应该在未来的世界哲学中占有它应有的地位。这就要求当代中国哲学著作具有国际公认的专业性和学术规范性。这也是本丛书给自己提出的基本要求。

我们深信,中华民族将充满着智慧进入下一世纪。生机勃勃的当代中国哲学将向世人证明我们是一个睿智的民族,一个成熟的民族,一个真正优秀的民族。

谨序。

“当代中国哲学丛书”编委会

Xiong Shili's New Mere-Consciousness -Theory and E.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BSTRACT)

Xiong Shili (1885—1968) is an eminent philosopher in modern China. His philosophy, namely, the new mere-consciousness-theory, owing to its deep insight into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ts well-founded theoretical system, becomes nowadays more and more popular both in mainland China and in Taiwan. E. Husserl (1859—1938), the founder of phenomenology,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and influential thinkers in the Western today. This work is the first-ever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the two great philosophers. Clear expression, reliable representation, deep-going analysis are conceived as its remarkable achievement which may help the reader to grasp the two most important and complicate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in the contemporary age.

This book contains three parts. The first part 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 in chronological order combined with th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his main concepts,

such as "intentionality", "inner time", "eidetic intuition", "transcendental reduction", "life-world". It can thus serve a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e entire system of Xiong Shili's new mereconsciousness-theory, explores the Confucian and Buddhist backgrounds of his thinking and shows how his point of view fits into the strea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and what is his new contribution.

In the third part I try to bring into bold relie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ideas of the two great philosophers. The similarities consist in that they both explore the structure of consciousness and come to the same conclusion that consciousness is consciousness of something, in other words, acts of consciousness have the peculiarity of relating in various ways to presented objects. Furthermore they both emphasize that the intuition, especially the reflexive intui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and that the ontological research must begin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 constitutional function of consciousness in cognitive activity. The differences are as follows: the true philosophical knowledge and the moral selfcultivation, according to Xiong, can supplement each other, since the original mind, regarded as ontological originator and moral first principle, manifests itself in all things and is linked with the human mind, therefore people must live according to the

ABSTRACT

original mind in order to obtain the greatest happiness and the deepest enlightenment. This point of view would be alien to Husserl, inasmuch as he abides by intellectualism and overlook the way to apprehend the ontological truth through the moral cultivation.

前 言

摆在面前的这本小书是我多年来潜心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的结果。

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各种有利的机遇凑合在一起,我难以如愿完成这一研究课题。可能是由于德语世界的人民对哲学的崇敬态度和哲学家们继续把哲学当做一项严格的科学加以研究的精神鼓舞我去探索这些深层次的哲学问题。

1983年10月的一个晚上,我来到瑞士苏黎世。当第二天早晨,我手握地图,沿着苏黎世湖边的林荫道,走去苏黎世大学(Universitaet Zuerich)报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过在这个美丽的国家竟一呆10年。我在吕贝(Hermann Luebe)教授指导下学习哲学。他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也是一位现象学家。说实在的,他对我很热情,送给了我许多他当时已出版的著作,还请我到 he 家里去作客。但那时我德语不好,虽几乎听了 he 1983至1985年间讲的每一堂课,但没有一堂课确实实地听懂过。尽管如此,他的现象学的思想还是给我留下深刻影响,特别是他的那本现象学的著作《历史中的意识:主体性现象学研究》中有关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存在主义和实证主义

的关系的论述。

1985年我转到瑞士弗里堡大学(Universitaet Freiburg)昆(G. Kueng)教授是我的指导老师,他在研究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关系方面有专长。他派他的助教黑夫利格(G. Haeffliger)专门帮助我学习现象学,开始时是逐字逐句地读胡塞尔的原著《现象学的观念》,接着帮助我解决我在翻译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最后是为我修改我用德语写的硕士论文中的文法错误。我的硕士论文的题目是《论胡塞尔的本质还原、先验还原和历史目的论的解释方法的关系》,这篇论文受到好评,其中“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两章被打印后在该校哲学系出售,作为选修现象学课程的学生的参考教材。这对我来讲是项殊荣,一个外国人写的西方哲学的东西能为他们西方的本国学生所用。我于1988年取得硕士学位(Lizentiat),然后读博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选择这一题目的原因是:熊十力和胡塞尔各是东西方哲学中的代表性人物。熊十力是当代中国“新儒家”的创始人,胡塞尔是当代西方现象学的创始人。他们虽素不相识,但在有关意识结构和认识方式问题上确有很多相似的看法。而且,熊十力的思想在香港和台湾影响较大,近来在西方也已受人注意,但在德语地区还没有这方面的专著。

熊十力的新唯识论是从佛家唯识论中发展出来的。熊十力以儒家的人生态度和伦理观念为宗旨,吸收佛家唯识宗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建立了一个较为完备的儒家哲学的理论体系,因此称作“新唯识论”或“新儒家哲学”。研究现象学与佛家

唯识论的关系,在当代比较哲学的研究中已不是一件新鲜事,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已经做了许多工作。我虽不懂日语,但仍有所闻。然而,把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作比较,也许还是第一次。这一比较的长处在于:使人不仅对佛家唯识论,而且对儒家对佛家唯识论的批评和改造有所理解;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通过这一比较使人对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各自的基本特征会有更清楚的理解。

我是从我的博士导师之一凯恩(Iso Kern)(中文名耿宁)那里第一次了解到现象学与唯识论有相似之处。凯恩是瑞士著名的现象学家,他曾在比利时卢汶大学的胡塞尔文献馆工作十余年,研究和整理胡塞尔的遗著,《胡塞尔全集》第十三、十四、十五卷是由他编辑出版的。他的博士论文《胡塞尔与康德》(1964年)、教授资格论文《哲学的观念和方法》(1973年)都是西方学术界公认的研究现象学方面的权威著作。人们也许难以想象这位功成名就的现象学家居然在此之后孜孜不倦地学习中文,并去台湾和中国大陆学习中国哲学多年,主要方向是唯识论。他告诉我比利时学者鲍桑(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把玄奘(600—664年)的《成唯识论》翻译成法语(Vijnaptimatratasiddhi. La siddhi de Xiuan-tsang, Paris 1928/1929),这本书对他影响很大,使他了解到东方古代已有与当代现象学相类似的思想,于是决心直接从中文原文来研究唯识思想。

1989年夏天,我与耿宁先生讨论我的博士论文的提纲。由于天气炎热,他建议我们坐到弗里堡大学中心草坪的大树

底下去谈。说来凑巧,这是一棵菩提树,而我在菩提树下确定了与佛学思想有关的论文纲要。我在瑞士十年,耿宁先生对我学识上的帮助最大,不论是在现象学方面,还是在唯识论方面。我每写完博士论文中的一章,都交给他审阅,他提出的修改意见都很有说服力。1993年初我取得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中有关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的部份也于那年由欧洲科学出版社出版(Xiong Shilis Neue Nur-Bewusstseins-Theorie, Bern; Peter Lang, Europae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93),有关胡塞尔和熊十力比较的部分(“Die Grundstruktur des Bewusstseins: Husserl und Xiong Shili im Vergleich”),以及有关胡塞尔的现象学的部分中的个别章节用英语改写后以《现象学作为一种认识批判》(“Phenomenology as a Critique of Cogntion”)为名在《胡塞尔研究文选》第47卷(Analecta Husserliana: Vol. XLVII, Netherland: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5)中发表。

1993年11月我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本来我并不打算用中文发表我的博士论文,但由于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领导和同事的督促,我才有此举措。由于读者对象的不同,在内容和论述方式上作了不少改动。

下面我想对本书的安排作一说明。本书分为三个部分:(1)胡塞尔的现象学,(2)熊十力的新唯识论,(3)胡塞尔和熊十力之比较。这三部分都能相对独立成篇。这是因为考虑到,研究中国哲学的读者大都不怎么熟悉胡塞尔的现象学,研究西方哲学的读者又大都不很熟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如果不首先作一个系统的介绍的话,恐怕在读“比较”这一部分时会

觉得相当突然，甚至会引起误解。在第三部分作比较时，我又不能不涉及前二部分的内容，因此有些地方又有些重复之感。我在用德文写作本书时已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当时瑞士研究东西方比较哲学的一些人对我说，这一安排也有它的好处，使读者对这两位哲学家的思想有全面的理解，第三部分的比较还起到总结前两部分内容的作用，使读者能各取所需，读他们最喜欢读的部分。因此我建议，中国读者对本书也可采取各取所需的态度，特别是那些对胡塞尔的现象学和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已有相当了解的人，可只读本书的第三部分，以免浪费时间；反过来，如果第三部分的内容引起读者对胡塞尔和熊十力产生浓厚兴趣，那么就从新开始读第一和第二部分，并自己来反思这两位哲学家的异同。另外，读者如想详细了解胡塞尔的思想发展过程的话，请读本书附录“胡塞尔的生平和著作”，如想了解佛家唯识宗的核心思想的话，请仔细阅读本书附录“唯识三十颂注解”。

本书第一部分胡塞尔的现象学包括七章。第一章写胡塞尔从对数的基础的研究走向先验唯心主义。因为他原先是学习数学的，由于研究数学的基础问题，才转向研究哲学。他研究数学的基本概念是如何在意识中被构成的，因此要研究意识的结构问题，所以第二章写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胡塞尔在研究意识结构时遇到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区分内在的（纯粹的）意识现象和外在的（实在的）对象。胡塞尔认为纯粹的意识现象是内在时间之流中发生的，而外在的（实在的）对象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能不能不依靠对空间中的物体运动的度量就能在内在的意识中体验内在的时间成了胡塞尔的现象

学之成败的新的关键。所以我在第三章中谈胡塞尔“内在时间意识”的学说。胡塞尔最初研究数学和逻辑的基本概念是如何被构成的,把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就是一切普遍概念(在胡塞尔看来普遍概念就是本质)是如何被构成的。为此他试图发展一种构成普遍概念的可靠方法,这就是本质还原的方法。所以我在第四章中谈“本质还原”。胡塞尔在研究意识如何构成数学和逻辑的概念时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心理主义的问题,因为数学和逻辑的原理是普遍有效的,而心理活动通常被认为是 在一种经验的活动,不是普遍有效的。为此胡塞尔力图区分经验的心理学和先验的现象学,按照胡塞尔的看法,由先验的意识活动构成的数学和逻辑的原理能摆脱经验的特征。怎么达到先验的意识呢?这就要通过先验的还原。所以在第五章中我谈胡塞尔的先验还原的学说。这时胡塞尔又遇到的一个新的问题是:包括数学和逻辑在内的科学和哲学的原理一方面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又是在历史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在生活世界中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逐步形成的。先验意识与生活世界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呢?所以我在第六章中写胡塞尔的历史目的论的解释方法,在第七章中写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的学说。这一部分的章节安排,既与胡塞尔的哲学思想发展的历程大致相吻合,又基本包括了胡塞尔的现象学各主要领域。

本书第二部分包括七章,除第一章外,沿用熊十力《新唯识论》各章原来名称。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虽章的名称相同,但节的名称并不与熊十力原书的叙述程序相一致。事实上,我力图重构熊十力的哲学思想的内在的逻辑结构,希望能使读者更加清楚地把握熊十力的唯识思想的内在联系。本书限于

论题的范围和篇幅的限制没有介绍熊十力后期的思想,有关熊十力的后期著作如《体用论》和《原儒》我引证甚少。这里顺便想提一下,我觉得《体用论》与《新唯识论》的区别不是很大,尽管熊十力自己说过:《体用论》一出,《新唯识论》可以烧毁(大意)。我认为,《体用论》直接从儒家的体用观出发,而《新唯识论》从批判和改造旧唯识论出发,它们殊途同归。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考虑,读《新唯识论》更容易弄清熊十力思想的脉络。《原儒》反映了熊十力的社会政治思想。如果我们考虑到熊十力本是一个为追求理想社会而投身推翻满清皇朝的革命家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为他在《原儒》中对“大同社会”的向往而感惊讶。他绝不是为了附和现存社会而故意歪曲孔孟诸子的原意,而是为了实现他的社会理想对中国的传统思想作释义学的解释。通过与传统对话更好地认识现实,使当代人更加明确自己的目的和理想,这是古往今来的伟大哲学家常用的方法。

我自认为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概念清楚,内容充实,论述层次分明,并在国内外第一次把胡塞尔和熊十力作比较。

胡塞尔的思想被公认为是很难理解的,但是如果不理解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基本概念如“意向性”、“内在时间”、“本质直觉”、“先验还原”、“生活世界”的话,就难以真正理解西方当代大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加达默尔、哈贝马斯等的思想,因为他们都跟胡塞尔有师承或学说源流关系。本书对这些概念的澄清是建筑在我十年来反反覆覆阅读胡塞尔的原著(包括论著和课堂讲稿)以及经常跟西方现象学家讨论的基础之上。在表述这些概念的时候我决不以模糊的词句蒙混过关,而处